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太
平
广
记

(三)
李 雯瑶主编

目摇摇录

麻摇姑·····	员
张玉兰·····	远
成公智琼·····	愿
天台二女·····	员源
白水素女·····	员远
秦时妇人·····	员怨
杨正见·····	圆园
太阴夫人·····	圆缘
郭摇翰·····	圆怨
封摇陟·····	獭源
马士良·····	獭源
道摇术·····	獭猿
董仲君·····	獭猿
葛摇玄·····	獭缘
陆摇生·····	缘源
俞摇叟·····	缘怨
王先生·····	远猿
方摇士·····	远远
胡芦生·····	远远
茅安道·····	苑猿
异摇人·····	苑远
幸摇灵·····	苑远

赵摇逸	苑怨
李子牟	愿园
掩耳道士	愿缘
卢延贵	愿远
异摇僧	愿愿
释摩腾	愿愿
杯摇渡	怨园
法摇本	员员
释摇证	员猿
灵隐寺	员猿
道摇严	员远
报摇应	员愿
丰州烽子	员愿
东方朔	员园
韦摇丹	员源
陈义郎	员怨
乐摇生	员猿
征摇应	员愿
汉高祖	员愿
汪摇凤	员怨
定摇数	员园
尉迟敬德	员园
裴 佖先	员缘
李摇揆	员员
郑德菡	员源

麻摇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麻姑。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即至，从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

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醪。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蜕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出《神仙传》）

【译文】

汉孝桓帝时，有个神仙名叫王远，字方平，有一天降临在蔡经家。在王远降临前约一顿饭的工夫，就听到空中传来金鼓和箫管的乐声，还有人语马叫的声音。不久，全家都见到了仙人降临的隆重场面。只见王方平头戴远游冠，身着红色衣衫，身上佩带着虎头形的囊袋，披挂着五色的绶带，腰间斜挎着宝剑。他胡须不多，黄皮肤，中等身材。他乘坐着用翠羽装饰的车，由五条不同颜色的龙拉着。侍从们前呼后拥，前有幡旗导引，后有麾盖、幢节相随，真是威仪赫赫，宛如是个大将军。鼓吹奏乐的仙人侍从骑着麒麟，从天空降下，聚集在庭院上的半空。随从的官员都是一丈多高的个

子，他们不走道路，也是从空而来。等到王方平来到，随从官员都顿时隐去，不知去向，只见王方平和蔡经父母兄弟相见。王方平独自坐了很久，便派人去访麻姑。蔡经家里人不知道麻姑是什么样的人，不禁迷惑不解。王方平派的使者见到麻姑后，转告说：“王方平恭敬地向麻姑报告：我长久不到人间，今天聚集在这里，想必麻姑能够来一会儿说说话吧？”过了片刻，使者返回，但不见来使，却听到了麻姑的说话声：“麻姑再拜！相别忽有五百多年了。尊卑有一定的界线，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看望您，但是修养恭敬却没有止境，所以我一直对您怀有敬意。烦劳您派遣信使来，很快到了我这里。而我已经先受命应当巡视蓬莱，现在我便暂时去执行任务，如果办完事应当回来，我就亲自拜见您，希望您还没有离开此处。”就这样，两个时辰过后，麻姑来到了。麻姑降临时也同样听到了人马箫鼓的声音，等到下来后，随从官员比王方平少了一半。麻姑下来，蔡经全家也都看见了。只见麻姑长得很标致，十八九岁的样子，头顶上梳着髻，其余头发垂到腰间。她穿着绣着五彩花纹的衣服，虽然不是丝锦绸缎，却显得光彩夺目，叫不出它的名子来。麻姑进屋拜见王方平，王方平站起还礼。俩人坐定后，王方平招呼天厨开宴进餐，饮食用具都是金盘玉杯，肴膳多是各种花果，香气四溢。还有一种肉脯，切开后摆在盘里，象是猫炙，王方平说那是麒麟脯。麻姑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自从认识您，和您一起聚会以来，至今已经看到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了。刚才到蓬莱，看见那里的水比昔日我们会面时少了近一半，莫非这些地方又要成为丘陵陆地了吧！”王方平笑着说：“圣人们不是都说东海将要再次跑马扬尘了吗？”麻

姑想见见蔡经的母亲及其妇侄，于是众人一一来到。当时蔡经的弟媳妇生小孩已经有几十天了，麻姑一望便知，忙说：“噫，不要过来了。”于是要来一点米，亲自撒在地上，旁边的人正想凑近看看，瞬间都变成了真珠。王方平笑着说：“麻姑还是那么年轻，我已经老了，不再喜欢玩弄这些狡狴的游戏了。”王方平又对蔡经家人说：“我想赐给你们一些酒，此酒出自天厨，味道醇正浓郁，不是世人所应当饮用的，饮了可能烧烂胃肠。今天我用水来调一下酒，你们可千万不要怪罪呀！”于是取出一升酒，再加水一斗进行搅拌，然后赐给蔡经家人，每人饮一升左右，好久才把酒喝光。王方平对旁边的侍从说：“酒不够就到远方去买吧。”说完拿出一千钱，让信使转告余杭县卖酒的老太婆要买酒喝。倾刻之间，信使已经返回，买来一油囊酒，约有五斗。信使传达余杭县老太婆的话说：“恐怕地上的酒不中尊仙的胃口吧。”麻姑的手指很长，形似鸟爪，蔡经见了，不由得心中念道：“后背大痒时，能够用这样的手指爬背，一定十分惬意。”王方平察觉了蔡经心中所念，当即令人拉住他，一边用鞭子抽打，一边说：“麻姑是个神仙，你为何想入非非，竟想用她的手指爬背呢？”奇怪的是，只见鞭子不断地打在蔡经的背上，却看不见拿鞭子的人。后来，王方平告诉蔡经说：“我这鞭子也是不可以妄想得到的东西。”

这一天，王方平又传授蔡经的邻居陈尉一个符咒，持念此符可以调遣鬼魔，治病救人。蔡经也从王方平那里得到了解蜕之道，就象蝉脱壳一样，人也可以使尸骸委地，阳神脱离身体而成仙，蔡经尸解后，经常跟从王方平游历高山大海，有时也回家暂住几日。王方平也曾经给陈尉写过书信，

文字多是篆文，也有楷书，字体结构宽舒硕大，陈尉一家世代珍藏。宴席结束，王方平和麻姑起驾升天而去，箫鼓齐鸣，仪仗前呼后拥，与来时一样。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臍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暝，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競之时也。（出《传仙录》）

【译文】

张玉兰，是张天师的孙女，张灵真的女儿。从小就喜欢清洁朴素，不吃荤食。她十七岁那年，梦中看见红光自天上射下，光中有金色的篆文，缭绕飘下，长达几十尺，随着红光进入口中。醒来后，感到肚子不舒服，从此就有了身孕。母亲责备她，但她始终没有说起梦中的事情，只有婢女知道。有一天早晨，张玉兰对待婢说：“我不能忍受着耻辱生活，死后剖腹，以证明我的清白。”当天晚上，她无病而死。侍婢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不想违背她的

心愿，也希望剖腹弄清心中的疑虑。正要剖腹检查，忽然有一件东西从她腹中自剖而出，形状宛如莲花。打开后，里面有金字帛书《本际经》十卷。帛书长二丈左右，幅宽六七寸。帛书花纹鲜亮，金字闪烁发光，非人力所能为。张玉兰死后满月，经常有异香出现，于是传写《本际经》，陪葬张玉兰。一百日那天，忽然天空出现大风雷雨，天地晦暗，经书不翼而飞，而埋葬张玉兰的坟圪自动打开，棺材盖飞在大树上面。人们走近一看，坟墓中仅仅是个空棺而已。张玉兰的坟墓，现在座落在益州，温江县的女郎观正是坟墓的所在地。三月九日是张玉兰的飞升日子，至今乡里还是经常设斋祭祀她。张灵真即是张天师的儿子，名衡，号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在阳平化白日升天。张玉兰产经得道，当在张灵真飞升之后，正当三国纷争的时候。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辎辂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资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缁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

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求，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

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

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绯、五端纁纁，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土，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译文】

三国时魏国济北郡郡守的属吏中，有一个叫弦超，字义起的人。在魏齐王嘉平年间的一天夜里，弦超独自睡在床上，忽然间梦见一位神女来找他。神女自称是天上的仙女，本是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年丧失父母，上帝怜悯她自幼孤苦，叫她下嫁人间。弦超在梦中，似乎感到神智非常清醒，觉得她不同凡人的面容非常美丽。等他醒来，仍然不住地追思慕想，一连想了好几天。一天的早晨，成公智琼真的来了。她驾着高贵的有帷幕的三套马车，身后跟随着八个婢女，穿着丝绸锦绣的衣裳，姿色容貌宛如画中的飞仙，她自己说年纪已经七十了，但看上去却象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车上有壶、榼等酒器，以及青白二色的玻璃器皿。他们吃的喝的都是人间稀有的罕见食品，她还特意准备了甜酒。成公智琼与弦超一起进餐，她说：“我是天上的仙女，被派到人间找个丈夫。所以要跟随你，这大概是前生注定的，应该成为夫妇吧！我和你结成夫妻，对你不会有利，也不会有损，不过你经常可以驾轻车肥马，吃到远方的美味佳肴，在穿用上，绫罗绸缎随你享用，不会缺少。由于我是神人，不能为你生育子女，也没有妒忌的心理，不影响你的婚姻大事。”于是，他们结成了夫妇。

成公智琼还给弦超写了一首赠诗，其内容是：

飘摇浮勃逢，
敖曹云石滋。
芝英不须润，
至德与时期。
神仙岂虚降，

应运来相之。

纳我荣五族，

逆我致祸灾。

以上是诗的梗概，其诗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抄出。成公智琼又撰写了阐述《易经》的书七卷，有卦有象，以彖辞为连属，所以她的《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卜吉凶，犹如杨雄的《太玄》、薛氏的《中经》。弦超都能通晓这部著作的旨意，还能用在预测上。过了七八年后，弦超的父母为儿子娶了媳妇。这时，成公智琼便与新娘子错开时间，分日宴饮，分夜睡觉，夜来晨去，行动如飞那样快。当然成公智琼的举动，只有弦超看得见，他人一无所知。每当弦超该要出门时，成公智琼便早已准备好车马停在门口了。他们出门旅行，百里的路程用不了两个时辰，千里的路程也不超过半日。

弦超后来任职济北王门下的掾属。文钦作乱，司马师东征讨伐，各诸侯王都被迁到邺都，诸王属官也随诸侯王的监国一起西迁。邺都地方狭窄，四个官吏共同住在一间小屋。弦超独自睡在屋里时，成公智琼往往都要赶来，同屋的伙伴很是怀疑他有异常现象。成公智琼只能隐身，不能隐藏声音，而且散发的芳香气味充满小屋，所以不能不被同伴怀疑。后来，有一天，弦超进城办事，他空手走进市场，成公智琼送给他五匣细腻的红色颜料，五段精细的麻布褥单，色彩光泽鲜艳，不是邺都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同屋的官吏看到后就追问这些东西的来历，弦超性情不够谨慎，又不善于说谎，便把实情全说了。同屋官吏把这件事情又报告了监国，监国详细地询问了情况，感到天下也许真有这样的妖人

幻术，就没有责备弦超。此事过后，弦超晚上回来，成公智琼提出来要分手离去，说道：“我是个神仙，虽然与你交好，但是不愿让人知道。由于你性格马虎大意，我的来历已经暴露，不能再与你交往了。一年多的交结，恩义不轻，一旦要分别，哪能不让人悲伤遗憾呢？只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各自珍贵努力吧！”说完，呼唤侍女摆上离别酒。饮过后，她打开藤箱，取出亲自织的两副裙衫送给弦超留念。接着又赠给他一首诗，而后握着弦超的手臂，依依不舍地告辞。只见成公智琼眼泪不住地流淌，默默地登上仙车，顷刻间飞驰而去。弦超终日忧伤，几乎到了萎靡不起的地步。

成公智琼去后五年，弦超奉郡守使命到洛阳去。当他走到了济北鱼山下的陌路上，向西遥望，弯曲的道路尽头有一辆马车，很象是成公智琼的。于是他驱马赶去，上前一看，果然就是她。成公智琼掀开车帷子，与弦超相见，两人悲喜交加，说不出的亲近。成公智琼把拉着上车用的绳子递给弦超，弦超上了车，和成公智琼一起赶到洛阳，两人重归旧好。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他们还是在一起，但已经不是天天往来，而是每逢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夫妻相会。成公智琼每次来，都是过了一宿以后才走。成公智琼与弦超的人神相恋，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晋代文学家张华为此写了一篇《神女赋》。他在序中说：“世上谈论神仙的事情很多，然而没有一次被证实过。但是象弦超与神女结成夫妇的事情，近于真实可信，而且还有证据。在魏高贵乡公甘露年间，黄河、济水间往来京师的人们常常说起这件事。当时我听了以

后，曾经认为这不过是有关鬼魅妖怪的故事。等到后来游历中原，谈论这件事的人更是洋洋众多，异口同辞。这时我依然认为这是小人喜好传播浮夸虚伪之事，明确表明此事纯属讹传谣言，没有来得及调查考证。后来会见了济北的刘长史。刘长史这个人善于明察，是个清廉讲信用的人士，他亲自见过弦超，听他讲了事情的经过，读了她写的诗文，见了她送给弦超的衣服和其他赠送及遗留之物。这些自然不是象弦超这样平庸浅陋的人所能虚构伪造得了的。又曾经追问调查弦超左右的有所见闻的人，他们说，每当神女来时，就闻到一股香气，听到说话的声音。这又是说明了不是弦超淫乱迷惑所致的幻觉和梦想。还有人看见过弦超强过一般人，在大雨天，他行走在大泽中却不被淋湿，这叫人更加不可理解了。凡是鬼魅接近人，没有不面黄肌瘦、疾病缠身的，现在弦超与神人一同宴饮，一同安寝，而且情欲缠绵，但他平安无恙，这怎能不让人惊异呢！”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啖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西壁东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明抄本作《搜神记》）

【译文】

刘晨和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因为走得太远了，回来时迷了路，无法回家。他俩在山中呆了十三天，饥饿极了。远远望去，只见对面的山上有棵桃树，又肥又大的桃子挂在枝上，看来已经熟了。于是他俩越过险峻的山崖，攀扶着葛藤来到桃树下。摘了几个鲜桃吃，不一会儿，肚子不觉饿了，体力也充沛起来。他俩想下山找些水喝，于是来到一条潺潺的溪水旁。刚要用杯子取水，却看到几片鲜妍的芜菁叶顺水飘来，接着又有一个杯子顺水流下，里面装着芝麻炒拌的饭。两人互相说道：“这可好了。咱们靠近家了。”于是翻过山岭，走出一条大溪。溪边有两个女子，长得非常漂亮，